11
7保1
5143
24-15

門 係4
號 5143
卷 24-15

唐會要卷六十

宋 王溥撰

御史臺上

御史臺

武德初因隋舊制爲御史臺龍朔二年四月四日改爲憲臺咸亨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復爲御史臺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爲左肅政臺專管在京百司及監軍旅更置右肅政臺其職員一准左臺令按察京城外文武官僚以中宗英王府材石營之殿中御史石抱貞繕造焉

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爲左右御史臺景雲二年二月二日廢右臺先天二年九月一日又置右臺停諸道按察使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又置諸道按察使廢右臺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日風俗秋日廉察令地官尚書韋方質爲條例方質刪定爲四十八條以察州縣載初以後奉勅乃巡每年不出使鄴都故事云臺門北開者決司主陰取冬殺之義或云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使向書省便近故開北門

蘇氏駁曰此說或近之矣若取冬殺之義則東都臺門亦合北開何故南啟況本置臺司以察冤濫是有國者好生之德豈創冬殺之意以入人罪者乎

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採訪彈者卽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後御史疾惡公方者少遞相推倚通狀人頗壅滯至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勃狀遂題告事人名乖自古風聞之義至今不改

蘇氏駁曰御史臺正朝廷綱紀舉百司紊失有彈邪佞之文無受詞訟之例今則重於此而忘於彼矣

故事臺中無獄須留問寄繫於大理寺至貞觀二十二
年二月李乾祐爲大夫別置臺獄由是大夫而下已各
自禁人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爲大夫引故事奏掘去
之以後恐罪人於大理寺隔街來往致有漏洩獄情遂
於臺中諸院寄禁至今不改西臺舊東鄰宗正寺後移
寺于廢右御史臺其寺舊地並隸臺司故事其百僚有
奸詐隱伏得專推劾若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尚書省四
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則書而進之并送中書門下故
事凡天下之人有稱冤而無告者與三司詰之三司御史大夫

中書門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

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勅御史臺宜置主簿錄事二人

貞元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勅御史臺每月別給贓錢二百貫文充公廨雜費用

八年正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推事多是制獄其中或有准勅便須處分要知法理又緣大理寺刑部斷獄亦皆申報臺司儻或差錯事須詳定比來卻令刑部大理寺法直較勘必恐自相扶會縱有差失無由辯明伏請

置法直一員冀斷結之際事無闕遺其糧料請取臺中
諸色錢物量事支給其功優等請準刑部大理處分勅
旨依奏

九年二月御史臺奏今後府縣諸司公事有推問未畢
輒擾鼓進狀者請仰付本司推問斷訖猶稱抑屈便任
詣臺司按覆若實抑屈所由官錄奏推典量罪決責如
告事人所訴不實亦準法處分

元和四年御史臺奏諸道州府有違法徵科者請委鹽
鐵轉運度支巡院及訪報臺以憑舉奏從之

五年二月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
五月轉準具員不加今請仍舊殿中侍御史舊例在任
十三月轉準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月侍御
史舊例在任十月轉準具員加至十三月今請減至十
月從之

十一年九月御史臺奏御史同制除官承前以名字高
下爲班位先後或各在前身在外及到卻在舊人之上
後先有參勞逸不均今請以上日爲先後未上不得計
月數從之

十二年三月御史中丞崔植奏當臺新除三院御史以受旨職事先後立

十三年十月御史臺奏請應除御史職事但據上日爲先後未上日不得計月數者准其年九月七日勅不逾一箇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勅內先後爲定臣伏以御史除官之時據來處各有遠近若據一月便爲懲創恐乖舊制殊未合宜伏緣臺司職事各有定分先後次第不可逾越若行立班次既依勅令公事先後須繫到日則院長本職紛然在下制置錯亂無所遵承行

之累年轉見其弊伏請自今以後三院御史職事行立一切依勅文先後爲定除拜上日便爲月數須觀積効豈繫旬時如有除官以後赴職稽慢量道路遠近則臺司別具名聞奏須議懲責豈止顚倒職事而已從之

長慶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奏應十惡及殺人鬬毆官典犯贓并僞造計銀劃盜竊盜及府縣推斷訖重論訴人等皆是奸惡之徒推鞫之時盡皆伏罪臨刑之次即又稱冤每度稱冤皆須重推與證平常被其追擾若無懲革爲弊實深伏請今後有此色賊臺及府縣并外州但

計三度推問不同人皆有伏款及三度斷結訖更有論訴一切不重推問限其中縱有進狀勅下如是已經三度結斷者亦請受勅處聞奏勅論如本推官典受賄賂推斷不平及有冤濫詞狀言訖便可立驗者即請以重推如所告及稱冤推勘又虛除本犯是死刑外餘罪於本條更加一等如官典取受有實亦請本罪更加一等如所訴冤屈不虛其經第三度推官典請於本法外更加一等貶責其第三度官典亦請節級科處從之

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諸道節度觀察等使請在臺御史充判官臣伏見貞元二年勅在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御史臺見任郎官御史諸司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爲常式近日諸道奏請皆不守勅文臣昨十三日已於延英面奏伏蒙允許舉前勅不許更有奏請制曰可時段文昌自宰相出鎮庸蜀奏諫官台錄上故可之不逾年又奏侍御史王申伯監察蘇景裔留中不下中執法舉舊章議者以爲當

三年十一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奏報並有舊條昨因左巡奏疎闕已準勅科罰聞奏訖臣今檢尋條件本不該詳事須添改令可遵守伏請添一節文應諸司科決

人致死雖不死而事異於常稍涉非理者並準前條奏
聞禁城內不在此限庶得從今已後免有遺闕勅旨依
奏
寶歷元年九月御史臺奏常參官及六品以下分司官
比來淹延動經累月今後常參官分司請勅下後二十
日發其六品以下分司官請待臺牒到發限外若妄稱
事故不發常參官聽進止六品以下官臺司舉罰兩月
俸料從之
太和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伏以京城囚徒準勅科決

者臣當司準舊例差御史一人監決如囚稱冤即收禁
聞奏便令監決御史覆勘者伏慮監決之時各懷疑憚
務求省便難究冤辭恐至無告屈之人失陛下好生之
治且臺司本定四推以讞疑獄六察職事以重不合分
外領推伏請自今以後有囚稱冤者監察御史聞奏勅
下後便配四推所冀獄無冤滯事得倫理從之
四年九月御史奏諸司諸使及諸州府縣并監院等公
事申牒臣當臺各令遵守時限并臣當司行牒勘事多
緣準勅推勘刑獄或是遠方人事有冤抑凡於關繫盡

須勘逐事節不精即慮滯屈比來行牒有累月不申兼
頻牒不報者遂使刑獄淹恤懼涉慢官其間或有須具
禁申動經時月者若無條約弊恐轉深臣等今勘責各
得遠近程限及往復日數限外經十日不報者其本判
官勾官等各罰三十直如兩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
各罰五十直如三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一百
直如涉情故違勅限者本判官勾官牒考功書下考如
經過所由輒有停滯其所由官等節級別舉處分其間
如事須轉行文牒諸處追尋亦須具事由先報旨依奏

九年八月御史臺奏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合臺參官
等舊例新除大夫中丞府縣官自京兆尹以下並就臺
參見其新除三院御史並不到臺參亦不於廊下參見
此爲闕禮尤甚伏請自今以後應三院有新除御史等
並請勅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就廊下參見冀使稟奉
之禮不虧臨制之儀可守臺司令史及驅使官并諸色
所由有罪犯須科決等或有罪犯稍重者皆是愚人當
態不可一一奏聞便欲隨事科舉又緣臺杖稍細以細
杖而止大罪必恐兇狡不懲自今以後如有情故難容

不足上陳聖聽者許臣等據所犯判決杖下數勒送京
兆府用常行杖科決訖報冀得戒懼之意稍嚴奸欺之
心可革勅旨依奏
大中元年四月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
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綱紀轉輕至如婚田
兩競息利交關凡所陳論皆合先陳府縣如屬諸軍諸
使亦合於本司投論近日多便詣臺論訴煩褻既甚爲
弊頗深自今已後伏請應有論理公私債負及婚田兩
競且令於本州府論理不得卽詣臺論訴如有先

進狀及接宰相下狀送到臺司勘當審知先未經本司
論理者亦且請送本司如已經本司論理不平卽任經
臺司論訴臺司推勘冤屈不虛其本司本州元推官典
並請追赴臺推勘量事情輕重科斷本推官若罪輕卽
罰直書下考稍重卽停任貶降以此懲責庶免曠官臣
今月三日已於延英面奏令臣將狀來勅旨依奏
三年十一月御史臺奏應三院御史新除授月限伏以
當司官三十餘員朝廷舊例月限守官年勞考績今監
察御史以二十五月爲限殿中侍御史十八月侍御史

十三月所主公事起自出使推劾諸色監當經歷六察糾繩官司知左右巡使監臨倉庫四推鞫獄兩彈舉事皆無敗闕方得轉遷承前遠地除官或三月五月然始到京所務逗遛積延時月年終考課使繫虛月官事勞苦併在舊人侍御史周歲而遷或到城欲及滿歲監察二年爲限或在外有至半年致此依違會無督責臣請自今已後應當司官除新授者並請以上後繫月仍以上日在後者爲新人不更數虛月不唯分月直之勞苦抑亦促遠來之道遂久三館奏請御史充職等伏以臺

司三院御史職在專臨如繫衹曹必有所紊況推鞫公事察視百司無不急急以副期限倘或官留此地志在異衙固非便宜實亦乖當如書府或須奏請南宮可輟郎官兩館忽將闕人北省自有遺補事理至便兼不曠官伏乞聖慈察臣當司公事繫重特勅中書門下自此更不許三館奏取御史充職兼見有者亦乞落職放還勅旨依奏

其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三院令史準請刑部大理寺例許七考放選勅旨出使及推制獄滅二年勞餘依奏

四年御史臺奏應文武常參官本合朝日及入閤進朝不到并連請假故久闕朝參等臣今月二十一日延英面奏進止以班行務在嚴肅令臣切加提舉者臣伏見元和元年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止於禮部兵部吏部尚書侍郎郎官等選舉限內久廢朝參雖事在奉公猶奏請釐革近者以久絕提舉稍涉因循應文武常參官多妄請假故不妨人事無廢宴遊但務便安有虧誠敬以至上勞聖念俾肅朝行臣參憲司親承睿旨苟或避事實虞曠官臣請起自今以後文武常參官等除准式假及疾病灼然爲衆所知外有以事故請假者並望許臣舉察錄奏其所陳假牌請準舊例每牒不過三日每月不得再陳牒如本合朝日無故一不到請準常條書罰再不到臣請倍罰類三朝不到便請具名銜奏聽進止其進朝入閤近例全合赴班一不到準常條已倍書罰頻兩朝不到便請具名銜奏聞所冀臣僚稍加惕厲班列得以整齊勅旨依奏

東都留臺

舊制中都留臺官自中丞已下元額七員中丞一員侍

御史一員殿中侍御史二員監察御史三員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殺留臺御史中丞盧奕（奕與留守李憕誓不避死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爲賊所執與憕同見害奕臨難不苟免居位守死太常謚曰貞烈）大歷十年以檢校駕部郎中兼侍御史何運出納使薛況兼爲御史中丞仍東都留臺

十四年七月以吏部郎中房宗偃爲御史中丞仍東都留臺充東都畿汝觀察處置使

建中二年六月以檢校秘書少監永平軍節度副使鄭叔則爲御史中丞東都留臺充東都畿汝觀察處置使

貞元十六年十二月以給事中姚齊梧爲御史中丞仍東都留臺

元和二年四月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盧坦爲御史中丞東都留臺

十三年三月以權知御史中丞崔元略爲東都留臺自後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主留臺之務而三院御史亦不嘗備焉

御史大夫

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爲大司憲咸亨九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復爲御史大夫至今不改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九月韋思謙除右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爲言思謙曰國之班列自有等差奈何姑息爲事其後監察又與之抗禮至開元十八年有勅申明隔品致敬其禮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適之爲大夫又坐受拜其後監察又與之抗禮至今不改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爲官政略無承稟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爲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出者過半羣僚惕然上常謂曰卿爲大夫深副朕所委也

會昌二年十二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狀奉十一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奏御史大夫秦爲上卿漢爲副相又漢末復爲大司空與丞相俱爲三公掌邦國刑憲肅政朝廷其任至重品秩殊峻望準六尚書例升爲正三品御史中丞爲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爲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以國子監司業京兆尹并府寺省監之貳皆爲四品唯御史中丞官業雖重品秩未崇升爲正四品下爲大夫

之貳令不隔品亦與丞郎出入秩同以重其任緣關朝
廷典制須行之可久必得博盡羣議詢謀僉同望令兩
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
卿參議聞奏者伏以前代帝王建官設位之制互有沿
革升降廢置蓋取於一時所宜苟得其宜則爲當代之
美臣等伏據六典故事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歷代
之制位不常定至於刑憲之所倚則古今之任不殊今
陛下方宏約法之道俾增崇品秩同秩丞郎蓋千年一
時之盛美也臣等又據故事御史大夫總朝廷刑憲掌
邦國紀綱峻其秩位亦計所宜御史中丞雖官貳大夫
與大夫多不並置專席既稱獨坐隔品豈合迭居今命
秩資升遷實爲允當臣等參詳事理眾議僉同伏請著
於典章永爲定制勅旨依奏

御史中丞

隋以國諱改中丞爲治書侍御史武德初因隋舊制不
改貞觀二十三年七月三日避高宗諱改爲御史中丞
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爲司憲大夫咸亨元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改爲御史中丞西臺中丞同一廳至開元二

十一年有制以賦餘修百司廨宇西臺中丞裴寬始以舊監察創置中丞東廳東臺二中丞亦同廳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大夫崔琳奏割秘書省東北地迴改修造二中丞遂各別廳開元二十二年三月置京畿採訪處置使以中丞爲之自是不改其時大夫是李尚隱不充使以中丞盧奐爲之至永泰元年以後遂以大夫王翊崔渙李渙崔寧盧杞等爲使梁華故實

元和四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奏京兆尹楊憑前爲江西觀察使贓罪及他不法事勅副御史臺刑部尚書李鄘大理卿趙昌鞫問貶憑賀州臨賀縣尉又追捕憑

前江西判官監察御史楊瑗繫在臺命大理少卿胡珦左司員外郎胡証侍御史韋顗同推初夷簡自御史出官巡屬憑頗疏縱不顧接之夷簡常切齒又憑歸朝參修第永寧里廣蓄妓妾於永樂里夷簡乘眾議舉劾前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夷簡持之益急上聞且貶焉上即位以法制臨下夷簡首舉憑罪故時議以爲宜然繩之太過物論又譏其深切矣

八年二月僧鑒虛付京兆尹府決重杖一頓處死仍籍其財產鑒虛在貞元中以講說爲事斂用貨利交權貴

爲奸濫事發中外掌權者更欲搖動之有詔初命釋其罪時御史中丞薛存誠不受詔翌日宣旨曰吾要此僧面詰其事非赦之也存誠又奏曰鑒虛罪狀已具陛下將召之請先貶臣然後可取上嘉其有守遂令杖殺之其年洪州監軍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大逆追赴京師上勅令付仗內鞫問御史中丞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於御史臺及推按無狀位竟得雪未幾授存誠給事中數月中丞闕上謂宰相曰持憲無如存誠遂復授之九年裴度爲御史中丞奏崔從爲侍御史知雜事及度作相奏自代爲御史中丞從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倖事關臺閣或付仗內者必抗章疏論列請歸有司凡所取御史必先質重勇退者時論嘉之

開成元年五月上御紫宸殿宰相李固言奏曰御史中丞李珏在臺雖無甚過以爲人疎易不稱此官乃天下紀綱有司繩準苟用人非當則紊亂典章上曰李珏官業應不甚舉然爲人豈不長厚耶固言對曰臣所奏緣與御史中丞不相宜人卽長厚難任彈奏且憲司事亦至難官要得宜者

會昌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諸使奏兼御史中丞伏以御史中丞近升品秩向外兼攝亦宜相重臣等商量今日已後諸道節度使及度支解縣權鹽鐵副使等並須帶檢校四品官方得奏請其正郎以下不在奏限諸郡刺史亦須地望雄重兵額稍多處方得兼授如前任已兼中丞須再除者不在此例從之

大中三年以御史中丞魏謩兼戶部侍郎判本司事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綜戶部公事從之

乾符三年二月四日御史中丞李迢奏外州府有禁繫罪人關連京百司請委本州除合抵極法外疏理訖關奏從之

侍御史

四員長安二年始置內供奉在正員之外仍不得過本數其遷改與正官資望亦齊舊制庶僕五分減一其職有六奏彈三司西推東推贓贖理甌凡三司理甌則與給事中中書舍人更直朝堂受表臺中唯有四職謂知雜公廨彈事謂之推彈廨雜今知雜侍御史多兼省官

以爲之

武德四年李素立爲監察御史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一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錄參軍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授侍御史

貞元六年竇羣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訴詔促其獄羣上奏言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素有大勳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使私自退省上從之時人

稱其知大體也

十二年六月侍御史竇羣奏常參官假滿惟三品官至王府傅已上即於正衙參假其餘不在此限臣伏見諸司官或位列通班職居要劇其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並是四品五品清要官不在參假例或彌旬曠廢皆不上聞或未滿一日例不舉奏臣今請尚書省四品官御史臺五品官中書門下五品官請假並同三品例參假曠廢必知勤惰無隱臣職當彈舉輒陳事宜勅旨依奏

太和三年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郎盧允中坐贓
文宗怒將殺之侍御史盧宏貞奏曰鼎爲近輔刺史以
贓汚聞死固恒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監司之責鼎
當連坐帝然之減鼎三等

殿中侍御史

隋末不置武德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置四員貞觀二十
二年十二月九日大夫李乾祐奏增兩員以李文禮張
敬一爲之文明元年又制殿中裏行以楊敬王侍徵爲
之淮吏部式以三員爲定額監倉庫本是察院職務近
移入院第一人監倉第二人監庫

龍朔三年五月雍州司戶參軍韋絢除殿中侍御史或
以爲非遷中書侍郎上官儀聞而笑曰此田舍翁議論
殿中侍御史赤墀下供奉接武夔龍簉羽鵷鷺奈何以
雍州判佐相比以爲清議

貞元十年四月勅準六典殿中侍御史凡兩京城內分
知左右巡察其不法之事謂左降流移停匿不去及妖
訛宿宵蒲博盜竊獄訟冤濫諸州綱典貿易賦斂違法
如此之類方合奏聞比者因循務求細事既甚煩碎頗

失大猷宜令自今以後據六典合舉之事所司有隱蔽者卽具狀奏聞其餘常務不須更聞

太和元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奏監大倉殿中侍御史一人監左藏庫殿中侍御史一人臺中舊例取殿中侍御史從上第一人充監大倉使第二人充監左藏庫使又各領制獄伏緣推事皆有程限所監遂不專精往往空行文牒不到倉庫動經累月莫審盈虛遂使錢穀之司狡吏得計至於出入多有隱欺臣今商量監倉御史若當出納之時所推制獄稍大者許五日一入倉如非大獄許三日入倉如不是出納之時則許一月兩入倉檢校其左藏庫公事尋常繁鬧監庫御史所推制獄大者亦許五日一入庫如無大獄常許一旬內計會取三日入庫勾當庶使當司公事稍振綱條錢穀所由亦知警懼勅旨依奏

監察御史

武德初因隋舊制置八員貞觀二年二月九日御史大夫李乾祐奏加兩員以李義琛韋務靜爲之龍朔元年八月忻州定襄縣尉王本立爲監察御史裏行之名始

於此六典又云裏行始於馬周未知孰是初皆帶本官祿俸於本官請如未即眞有故停即以本官赴選文明元年自王賓以後不復更銜本官且以裏行爲名至今不改天后時又有臺使八人俸亦於本官請餘並同監察時人呼爲六指吏部式監察裏行及試以七員爲定額開元初又置裏行使無員數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栖鳳閣南望殿中侍御史以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至開元七年三月勅並令隨仗入閤西監察院即今中丞東廨是也中丞裴寬因修廨宇遂移監察院於十道使院置之舊院遂爲中丞廨宇

杜易簡御史臺雜注云監察御史自永徽以後多是勅授雖有吏部注擬門下過覆大半不成至龍朔中李義府掌選寵任既崇始注得御史李義府敗無吏部注者員外左右通事舍人等亦然

蘇氏駮曰員外郎御史并供奉官進名勅授是開元四年六月十九日勅杜易簡著雜注以後猶四十年爲吏曹注擬矣

興元二年十月四日勅監察御史六人承前所定皆是從下又合出使若一人出使兼有故則六察御史遞相移改今請令監察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每年終議其殿最

貞元二年五月御史中丞竇參奏得監察御史鄭襄狀準六典應郊廟祀祭皆御史監之蓋職在省其器服閱其牲牢有不修敬則舉劾聞奏主者嚴薦獻交神明監者舉過經糾闕誤所務不同準式齋官有故許通融行事公事數人可得通攝其監察御史唯有一人舊例有故便闕者伏以祀事肅恭國家大典苟無糾察恐虧愼重御史令沐浴潔服往即冀官次有常禮物嚴備從之

四年八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李勉薨至德初從靈武拜監察御史屬朝廷用武勳臣背闕而坐勉舉劾不敬拘之肅宗特原之而謂左右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之尊矣

十一年二月黔中監察御史崔穆爲部人告贓二十七

萬貫及他犯遣監察御史李直方往黔州覆按近事雨晦無對見者是日雨止上重至延英召見直方遣焉

十九年十二月監察御史崔蘧笞四十配流崖州初建中元年勅京城諸軍諸使及府縣季終命御史分曹巡按繫囚省其冤濫以聞近年以北軍職在禁密但移牒而已御史未嘗至蘧在官近不諳故事至右神策軍云奉制巡按軍使等以爲持有制命頗驚愕軍中遽奏之上發怒故有此命

元和四年五月御史臺奏準舊例監察御史從下第六人各察尚書省一司又準興元元年十月勅令監察御史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伏以監察第一第二人已充監察御史及館驛等使新人出使外並無職掌無以觀其能否今請守舊制以新人分察從之

太和二年郊廟告祭差攝三公行事多以雜品監察御史柳璟監祭奏曰準開元二十三年勅宗廟大祀宜差左右丞相嗣王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又準二十五年勅太廟五享差丞相師傅尚書嗣郡王通

攝餘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勅太廟告祭攝官太尉以宰相充其攝司徒司空以僕射尚書師傅充餘司不在差限比來吏部因循不守前後勅文用人稍輕請自今年冬季勅吏部準開元元和勅例差官從之

八年九月御史臺奏當司應六察官伏準元和四年五月二十日勅監察御史六人分察尚書省從下一人察吏部其次察兵部省伏以監察在臺職當使役或有出入推按例合差遣新人每因一人奉使須數員轉職既頻移易使致因循舉察之務難得精審今請除監察館驛兩處以次人便專察吏部其下便依次轉差所冀察務有常公事知守勅旨依奏

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監察太倉左藏庫御史請於新入臺監察中擇精強幹用兩人分監倉庫全放朝謁每月除本官俸錢外別給見錢三十千隔日早入勅旨依奏

大中四年九月廿六日御史臺奏准舊例京兆府准勅科決囚徒合差監察御史一人到府門監決御史未至其囚已至科決處縱有冤屈披訴不及今後請許令御

史到府引問如囚不稱冤然後許行決其河南府准此
諸州有死囚仍委長官差官監決並先引問從之

宋　王　溥　撰

御史臺中

館驛

開元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勅巡傳驛宜因御史出使便
令校察至二十五年五月監察御史鄭審檢校兩京館
驛猶未稱使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創焉乾元元年
三月度支郎中第五琦充諸道館驛使大歷五年九月
杜濟除京兆尹充本府館驛使自後京兆常帶使至建

中元年停大歷十四年九月門下省奏兩京請委御史
臺各定知驛使御史一人往來句當遂稱館驛使謹按
六典及御史臺記幷雜注卽並不言臺中有館驛使
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遼發定州皇太子奏請飛驛遞
表起居又請遞勅垂報並許之（飛表奏事自茲始也）
大足元年五月六日勅諸軍節度大使聽將家口八人
副大使六人萬人已上鎮軍大使四人副使三人五千
人已上大使三人副使二人並給傳乘
長安四年五月二日乘傳人使事閑緩每日不得過四

驛
景雲二年八月四日勅諸使至京都經一日已上卽停
乘傳驛及供給
開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勅毒知傳驛官一差定後年
限未終所由不得輒迴改幷別差使及別報句當
其年七月一日勅諸道按察使家口往過宜給傳遞
十五年四月十日勅兩京都亭驛應出使人三品已上
及清要官驛馬到日不得淹留過時不發餘並令就驛
進發左右巡御史專知訪察

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勅如聞比來給傳使人爲無傳馬還只乘驛徒押傳遞事頗勞煩自今已後應乘傳者宜給紙券

二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新除都督刺史幷闕三官州上佐並給驛發遣

二十八年六月一日勅曰先置陸驛以通使命苟無闕事雅適其宜如聞江淮河南兼有水驛損人費馬甚覺勞煩且使臣受命貴赴程期豈有求安故爲勞擾其應置水驛宜並停

天寶十一載十一月五日自今諸郡太守謝上表並附驛遞進

大歷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郎官請假拜埽宜準開元天寶中舊例給公乘

其年九月十七日門下省奏准公式令諸給驛馬職事三品及爵三品已上若王四正四品已上及國公三品五品及爵三品已上二正餘官爵各一正伏望今後並約前件馬數給券其從人每馬一正許將一人從之其月勅節文兩京宜委御史臺各定知驛御史一人往來

句當諸道委節度觀察使各於本道判官中定一人專
知差定訖具名銜聞奏并牒奏
建中四年正月十一日館驛置五等使料及人馬數其
月詔商州度上津路館置舍
貞元二年三月河南尹充河南水陸運使薛珏奏當府
館驛準永泰元年三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第五琦奏
使人緣路無故不得於館驛淹留縱然有事經三日已
上即於主人安置館存其供限如有家口相隨及自須
於村店安置不得令館驛將什物飯食草料就等彼供

給擬者伏以承前格勅非不丁寧歲月滋深因循久弊
今往來使客多是武臣踰越條流廣求供給府縣少缺
悔吝坐至屬當凋殘實難濟辦況都城大路耗費倍深
伏乞重降殊恩申明前勅絕其僥濫俾懼章程庶郵驛
獲全職司是守勅旨宜付所司舉元勅處分
其年六月二十二日勅諸道進奉卻迴及準勅發遣官
健家口不合給驛券人等承前皆給路次轉達牒令州
縣給熟食程糧草料自今以後宜委門下省檢勘憑據
分明給傳牒發遣切加勘責勿容踰濫仍準給券例每

月一度具狀聞奏
其年十二月勅節文從上都至汴州爲大路驛從上都
至荆南爲次路驛知六路驛官每一周年無敗闕與減
一選仍任累計次路驛官二周年無敗闕與減一選三
周年減兩選
八年門下省奏郵驛條式應給紙券除門下外諸使諸
州不得給往還券至所詣州府納之別給令還其常參
官府外除授及分司假寧往來並給券從之
元和四年正月勅準元和三年諸道濫給券道勅文總

一百二十七道已上者州府長官宜奪一季俸祿其本
州官曹官及錄事參軍付吏部用闕去任殿一選
其年監察御史元稹劾奏徐州節度使王召傳送故監
軍使孟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舍安喪柩有違
典例
五年正月考功奏諸道節度使觀察等使各選清強判
官一人專知郵驛如一周年無違犯與上考如有違越
書下考者伏以遵守條章纔爲奉職便與殊考恐涉太
優今請不違勅文者書中上考其違越者依前書下考

仍請永爲常式勅旨依奏

其年四月御史臺奏御史出使及卻迴所在館驛逢中使等舊例御史到館驛已於上廳下了有中使後到卽就別廳如有中使先到上廳御史亦就別廳因循歲年積爲故實訪聞近日多不遵守中使若未諳往例責欲逾越御史若不守故事懼失憲章喧競道途深乖事體伏請各令遵奉舊例冀其守分勅旨其三品官及中書門下尚書省官或出衙制命或入赴闕庭諸道節度使觀察使赴本道或朝覲并前節度使觀察使追赴闕庭者亦准此例先監察御史元稹自東臺赴闕至敷水驛與中使劉士元爭廳事因士元以鞭擊元稹之面稹跣而走故有是命

九年四月自夏州至天德復置廢館一十一所以通緩急時去年迴鶻自部落南過磧取西城柳谷路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以迴鶻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宰臣李吉甫以爲迴鶻入寇且當漸絕和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爲慮因請置之云

十一年十二月門下省奏事非急切者不得乘驛馬從之

十二年十二月復以中官爲館驛使六典之制以監察第二御史主郵驛元和初常以中官曹進玉爲使恃恩

暴戾遇四方使多倨詰之或至捽辱者內外屢以爲言宰臣李吉甫等論罷之至是復置左補闕裴潾上疏曰伏以館驛之務每驛各有專知官主當又有京兆尹觀察使刺史遞相監臨臺中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以近有敗事上聞聖聰若明示科條切責官吏據其過犯明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勵精若令宮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務職分各殊切惟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誠於初令或乖方不必在大當塗靜妖氛之日關太平至治之風澄本正名正在今日疏奏不報

十三年庫部員外郎李渤爲潞州弔祭使上言畿內諸驛馬多死上命以飛龍馬數百疋付之

長慶元年九月中使二人充行營糧料館驛使左補闕蔣防等以非故事恐驚物聽上疏切諫遂罷之

其月復置行營糧料館驛等中使宰臣切論給事中封勅諫官上疏諫止

其年四月勅如聞館驛遞馬死損轉多欲令提舉吏人悉又推委中使驛吏稱不見券則隨所索盡供既無憑

據肯有定數自今以後中使乘遞宜將券示驛吏據券
供馬如不見券及分外索馬輒不得勒供下後從長樂
臨皐等驛準此勘合如不遵守要速聞知仍委所在長
官當時具名銜聞奏其常參知官出使及諸道幕府軍
將等合乘遞者並須依格式如有違越當加科貶
其年九月時詔命授行營諸司方略朝令夕改驛使相
望京兆尹柳公綽獻狀訴云自幽鎮兵興使命繁并館
驛貧虛鞍馬多闕又勅使往傳都無限約驛吏不得視
券牒隨口卽供驛馬既盡遂奪鞍乘衣冠士庶驚擾怨
嗟於是降勅中使傳券素有定數如聞近日多越券牒
宜令諸司府據元和十四年四月五日勅分明曉示自
今已後如更違越所在州縣俱當時具名聞奏
寶歷二年二月鳳翔隴州觀察使上言當管緣興元新
迴斜谷路創置驛三所岐山縣南界置渭陽驛郿縣北
界置過蜀驛寶鷄縣南界置安途驛其月山南西道觀
察使上言當道新制斜谷其中須置館驛及創驛右界
名者三甘亭館請改爲懸泉驛駱駝蔿館改爲武興驛
坂下館請改爲右界驛並可之

太和四年十月御史臺奏伏準六典故事外官授命皆
便道之官蓋緣任闕其人則朝廷切於綜理近日皆顯
陳私便不顧京國越理勞人逆行縣道或非傳置創設
供承況每道館驛有數使料有條則例常踰支計失素
使僱州下吏何以資陪又準假寧令官五考一給拜埽
假今借稱幸從便路願謁枌榆則是展墓足以因行赴
官皆由枉道臣今月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幸聖旨令
將伏承狀乞起今公私行李勒依紀律敢有違越請委
所司論列勅旨依奏

八年八月門下省奏常參官私事請假從來準例並給
券牒今商量或緣家事乞假各申私志須約公費自今
後應有此色假官並任私行門下省不得給公券如或
事出特恩不在此限勅旨依奏
開成四年二月門下奏常參官寒食拜埽今月七日延
英面奏進止令準往例給公券者臣等謹檢舊案承常
參官應爲私事請假外州往來給券牒伏準太和八年
八月十日勅釐革應緣私事並不許給公券今臣等商
量唯寒食拜埽著在令式銜恩乘驛用表哀榮虔奉聖

旨重頒新令其有拜埽不出府界假內往來者並不在
給券限勅旨依奏
會昌元年二月御史大夫陳夷行商量條流奏所置館
驛鞍馬什物兼作人多少及功價資課每年破用取何
色錢物添修支遣其驛馬數勘每驛見欠多少速具分
析奏來者臣今商量請準勅先牒諸州府勘鞍馬什物
作人功價糧課并勘每年緣館驛馬占留錢數諸色破
用及使料粟麥遞馬草料待諸州府報到續具聞奏今
具檢前後勅文行用相當者參立新格逐意條流除館

驛弊事
其年三月門下省奏準今月六日勅中使乘券入馬數
訪聞近日皆守勅文不敢逾越施之久遠須令通濟其
遠近送諸道春衣使須有大將衣任量加馬一疋勅旨
令貴必行理須通濟供奉官緣官傢人多宜加遞馬一
疋春衣端午使例外更加一疋冬衣使例外更加兩疋
餘並準三月六日勅
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勅節文江淮兩浙每驛供使水夫
價錢舊例約十五千已來近日相仍取索無度蘇常已

南無驛使供四十餘千或界內有四五驛往來須破四五百千今後宜依往例不得數外供破如有越違長吏已下書罪

大中五年七月勅如聞江淮之間多有水陸兩路近日乘券牒使命等或使頭陸路則隨從船行或使頭乘舟則隨從登陸一道券牒兩處祗供害物擾人爲弊頗甚自今已後宜委諸道觀察使及出使郎官御史并所在巡院切加覺察如有此色卽具名奏當議懲殿如州縣妄有祗候官吏所由節級科議無容貸

六年二月沂州觀察使崔龜從奏當管三州水陸官驛先準勅文條流水夫具有定制并不許行轉牒供券外剩人歲月滋深仍被過客格外干求剩索人夫別配糧料臣今欲條流諸道節度觀察使刺史及諸道監軍別勅判官赴任及歸闕庭若有家口及參從人卽量事祗供其本管迎送軍將官健所由諸色受雇人等本道既各給程限兼已受傭直並請不供伏恐使客會得館驛分外祗供忽此遭減必巧言謗讟上聞聖聽今欲準此釐革不敢不奏勅旨宜依其諸道亦準此處分

彈劾

故事御史彈奏上坐日曰仗彈至景雲三年已後皆先進狀聽進止許卽奏不許卽止儀鳳二年二月十九日勅凡有彈糾皆待大理斷招後錄入功過至德元年九月十日詔御史彈事自今以後不須取大夫同置故事凡中外百寮之事應彈劾者御史言於大夫大事則方幅奏彈之小事則署名乾元二年四月六日勅御史臺所欲彈事不須先進狀仍服豸冠所彼彈劾有稱讎嫌者皆冀遷延以求苟免但所舉當罪則讎亦無嫌如憲官不舉所職降資出臺儻涉阿容乃重貶責舊制凡事非大夫中丞所劾而合彈奏者則具其事爲狀大夫中丞押奏大事則豸冠朱衣纁裳白紗中單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

貞觀十一年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輔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尚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乎

永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

語人史訶擔宅監察御史韋仁約劾之大理丞張山壽
斷以遂良當徵銅二十斤少卿張叡冊以爲非當估宜
從輕仁約奏曰官市依估私但兩和耳園宅及田不在
市肆豈用應估叡冊曲憑估買斷爲無罪大理之職豈
可使斯人處之遂遷遂良及叡冊官
顯慶元年八月中書侍郎李義府恃寵用事聞婦人淫
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諷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
使出之將納爲妾或有密言其狀者上令給事中劉仁
軌鞫之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而
特原義府侍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擅殺寺官陛下雖已
釋放臣不應更有鞫問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
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承然後庶績咸
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
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
寬恕失之於龐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邈此並英
雄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育萬方
蠻陬夷落猶懼刑網輦轂咫尺奸臣肆虐殺六品寺丞
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

可容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則此生殺之
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臣恐履霜堅冰積小
成大請乞重勘審正義致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
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
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
佞媚爲姿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
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端節
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祇承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
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姣好原有罪之涪于
恐漏洩其陰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
猶輕回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
風戒節玉露啟寒霜簡與秋典其清忠臣將鷹鸇並擊
碎首玉階庶明臣節請付法推以申典憲
龍朔二年三月鐵勒道行軍大總管鄭仁泰薛仁貴殺
降九十餘萬更就磧北討其餘眾遇大雪兵士糧盡凍
餓死者十八九御史大夫楊德裔劾奏曰謹按仁泰猥
以非才謬荷拔擢擁旌瀚海問罪天山理應虔奉廟算
恭行天罰而褊心無謀短懷愎諫乃肆兇殘恣行殺戮

向若大軍初到明諭天旨撫納前降招來後服則鐵勒反善不日斯平仁泰素闕遠圖莫曉機事師徒無紀軍令不明遂使稽顙屈膝者被塗炭之誅懼死懷生者因成絕漠之計加以沙塞綿邈風雪嚴凝不量士馬疲疴不度糧食多少乃令班師凍餒征夫殞斃士馬骸胔委積刳剔縱橫暴骨交衢下實泉壤深可悼恤成規失守明罰所誅自聖朝削平天下以來未有如仁泰此行損威挫銳之甚仁貴貪殘有素平允乖方縱矜所得不補所喪豈可並資誣罔不寘準繩撫悼存亡理宜懲肅其

仁泰等故殺降人餓殺兵士並請付法以申典憲

萬歲通天五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焉一專擅國權二謀害良善三贓賄貪濁四失義背禮五淫昏狼戾論茲五罪合至萬死請下獄治罪

大足元年張易之縱恣益橫常私引相士李宏泰占吉凶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上聞璟曰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易之等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

姚璹恐忤旨遽宣勅令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則天意解乃收易之等就臺俄有勅特原之仍令易之等就璟宅謝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

長安四年三月監察御史蕭至忠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贓污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則可如不許彈則

如之何大夫不知曰誰也承嘉默然而憚其剛直

神龍三年吏部尚書蘇瓌按問鄭普恩其妻有寵於韋庶人特勅令對御辨析上屢抑瓌而理普恩侍御史范獻忠歷階而前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忠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斬逆賊而後奏聞今使昏惑天聰搖動刑柄而普恩反狀昭露陛下曲爲申理此則王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有剩天子耶臣請先死終不能事普恩上意乃解獄遂定

其年監察御史魏傳弓劾奏內常侍輔信義縱暴實懷

貞曰輔常侍深爲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勢甚高常成禍福何得輒有糾彈傳弓曰今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由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

景龍元年九月十二日又勑奏銀青光祿大夫西明寺主惠範奸贓四十萬請寘於極法上召之有寬惠範之色傳弓進曰刑賞者國家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削惠範官放歸於第

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僚宋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故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則知萬機務綜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脩一水隄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旒扆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望令準御史隨事糾彈上從之

三年二月九日娑葛入寇監察御史崔琬劾奏兵部尚

書宗楚客侍中紀處訥日立性險詖志越溪壑幸以遭逢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克意砥礪憂國如家遂乃潛通獫狁納貨取資公引頑兇受賂無限且境外之交情狀難測今婁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賊臣取怨中國臣忝直指義在觸邪請黜巨蠹用答大造並請收禁差三司追鞫

其年五月李尚隱與監察御史李懷讓同奏吏部侍郎崔湜鄭愔有所挾附贓污狼籍詔監察御史裴灌按其事時安樂公主用事諷灌寬之灌遂對仗重彈奏愔竟從貶削一說靳常所劾恐非

開元二年崔日知爲京兆尹貪暴犯法御史大夫李傑糾劾之反爲日知所搆侍御史楊瑒廷奏曰彈劾之舉若遭恐脅以成奸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卻上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爲黔縣丞

其年三月殿中御史郭震劾刑部尚書趙彦昭太子賓客韋嗣立青州刺史韋安石曰彦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爲諸姑潛相援引既因提挈遂踐台階或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或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相

濟一至於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爲
舅甥神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網疎漏腰領誤全與安石
託附阿韋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太上皇輔政之制定
阿韋臨朝之策比時朝野危懼人臣怨憤臣雖才識妄
庸忝司清憲熟見奸僻敢不糾彈彥昭並請法處分於
是並罷官

建中元年三月監察御史張著冠豸冠彈京兆尹兼御
史中丞嚴郢於紫宸殿以郢奉詔浚陵陽渠匿詔不時
行故使奔蹙以歸怨於上上卽位初侍御史朱敖請復
舊制置朱衣豸冠於內廊有犯者御史服以彈又令御
史得專彈劾不復關白於中丞大夫至是著首行之乃
削郢御史中丞著特賜魚袋自是日縣衣冠於宣政之
左廊然著希楊炎之意彈郢人頗不直之

貞元元年三月宰相召諫官御史宣諭上旨曰自今上
封彈劾宜入白陳論不得羣署章奏若涉朋黨初京兆尹李齊
運以公事詬萬年縣丞源邃令左右抑拄不已遂竟死
於廷京師不直其妻鄭氏告冤不已崔縱執奏如初御
史中丞張彧繼論御史連章彈齊運齊運乃
妾云臣孤立爲朋黨所擠故命宰臣宣諭焉

元年正月侍御史殷永免官初奉誠軍節度使康日知

朝覲失儀爲御史彈奏詔捨之因勅御史有節將始至
朝禮小失勿劾及是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入閤失儀永
廷劾之獻甫素服待罪闕下召見慰諭以永忘其前命
故免

元和三年三月御史中丞盧坦舉奏前山南西道節度
使柳晟授任方隅所寄尤重至於勅令首合遵行一昨
歸朝固違明旨復修貢獻有紊典章伏請付法又奏前
浙東觀察使閻濟美到城之時亦有進獻當時勘責稱
離越州後方見赦書道路已遥付納無處者既經鴻臚

須爲商量已書罰訖伏惟今年正月赦文自今已後諸
道長史有赴闕廷者並不得取本道錢物妄稱進奉柳
晟等既違新令不敢不奏初坦既奏舉晟濟美二人皆
久之曰晟等所獻皆以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對褒慰
曰赦令天下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違令是不
畏法陛下奈何以小信而失天下大信乎上曰朕已受
之如何坦曰歸之有司不入內藏使四方知之以昭聖
德上稱善其言

十五年三月御史中丞崔直奏云元和十二年御史臺
奏請知彈侍御史被彈即請向下人承次監奏或有不
到即殿中侍御史於侍御史下立以備其闕臣伏以朝

官入閤失儀知彈侍御史合彈奏錯失向下侍御史及中丞大夫遞相彈奏事後入本班候監奏出閤然後合侍御史罪此乃殿廷舊制於事爲宜今若移一殿中放彈御史之下以防向上失錯或殿中自錯則擬更立何人向下監奏繫於瞬息只合知彈侍御史便了不必別差殿中既乖故實終慮駁雜伏請自今已後卻依閤內故事縱知彈侍御史自有錯失不被彈奏候班退監奏畢然出待罪冀從易便永可遵行奏可

長慶四年六月侍御史溫造於閤內奏彈左金吾大將軍李祐近違勅罷吏請進馬以論祐趨出待罪宣勅放之

太和二年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爲魏博所敗喪師過半御史中丞溫造殿中侍御史崔蠡彈之曰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李聽按甲遷延逗撓軍政以致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伏請付法司論罪上特原之

七年九月侍御史李款閤內彈奏前邠州行軍司馬鄭注曰內通勅使外連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奏未報款

連上十餘疏由是授注通王府司馬

九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奏知彈侍御史自京城百司及天下諸州府等公事應關文法者皆先申臺司舊例配知彈侍御史一人專掌其事至朝日入閤又對仗彈奏中外臣僚不如法者事最繁重又須詳精一人當之實恐不逮臣商量請知彈御史一人專掌京城百司公事皆彈侍御史一人分掌諸州府之事庶使官業各脩無所遺闕從之

唐會要卷六十二

宋　王　溥　撰

御史臺下

諫諍

長安四年十一月勅於登萊州置監牧和市牛羊右肅政臺監察御史張廷珪諫曰竊見國家於河北和市牛羊及荆益等州市奴婢擬於登萊等州置監牧此必有人爲國用不足或將見陶朱公孫宏卜式之事而爲陛下陳其策耳臣愚以爲齷齪小算有損無益爲盛明天

子行於世也何以明之彼三人者實爲匹夫藉空虛之
地罄勤苦之功畜牧積歲增致千金苟以一家言之其
計得也今聖朝疆域四海臣妾萬方天覆地載莫非所
有而必取於人從牧於國何示人之不廣而近樹私也
況和市遞送所在騷然公私煩費不可勝計今河南牛
疫處十不存二家家保之豈願輒賣今雖和市甚於抑
奪頃者諸州雖定估價既緣併市則雖平準加以簡擇
事須賄求侵克之端從此而出牛羊踊貴必倍於常百
姓私賠卽破家產雖官得一牛一羊百姓已失兩牛兩
羊價矣此則有損無利也又聞君之所恃者人人之所
恃者食食之所資者耕耕之所恃者牛失牛則廢耕廢
耕則去食去食則人無以生人無以生君將何恃然則
牛者君國字人之本豈有無故而取之哉假令畜牧能
遂繁三數歲間億萬可致陛下豈可鬻之於中土剖割
其命爲資乎牛之爲損則如彼羊之無益又如此伏願
特加審愼詳圖賴益諸有所和市及新置監牧等倘迴
聖慮卽日停絕天下蒼生不勝幸甚其後數日御史中
丞盧懷愼上表曰臣奉使幽州推事途經衞相等州知

河北和市萊州監牧牛臣聞官人百姓當土牛少市數
又多官估已屈於時價眾戶又私相賠帖既印之後卻
付本主養飼春暮草青方送牧所竟無蠲折侵削實深
且民惟國本食乃民天牛之不存民將安寄河北百姓
尤少牛犢賤市抑養奪取無異聚農戶之耕牛冀收孳
課奪居人之沃壤將爲牧場益國利民未見其可所和
市牛臣望總停爲計之上

神龍二年京兆韋月將上書訟皇后爲亂中宗大怒令
撲殺之御史中丞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怒甚謂
璟曰朕以爲斬訖何故緩之璟曰韋言中宮爲亂於武
三思陛下不加勘問直言斬論事者臣恐朝野有竊議
者中宗轉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臣不敢奉詔上意少
解遂配流三年八月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之後安樂公
主及宗楚客兄弟幷冉祖雍李悝等共誣構安國相王
鎮國太平公主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制獄上召御史
中丞蕭至忠令鞫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
爲天子豈不容一弟一妹忍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
於此臣愚竊爲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

粟尙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初則天欲立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虛構上深納之遂停鞫問其時左補闕吳兢上表曰臣聞道路竊議云宗楚客紀處納等誣構安國相王以爲連謀於庶人重俊將請下制獄臣既參職諫曹安敢不奏且安國相王實陛下同氣六合至廣親莫加焉今賊臣等其加羅織此禍亂之漸不可不察又王之仁孝幽明共知頃遭荼毒哀毀過度以陛下爲性命亦陛下之手足既孝於父母而惡於兄弟者未之有也若信任讒邪寘之於法必傷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所謂芟刈股肱獨任胷臆方涉江漢棄其舟楫可爲寒心可爲慟哭自昔翦伐枝幹假權異族者未有不喪其宗社也何以明之秦任趙高卒致傾覆漢委王莽遂成篡逆晉家以自相魚肉寰瀛鼎沸隋室以猜忌子弟海內塵飛驗之覆車安可重迹自陛下登極于今四稔一子以弄兵被誅一子以愆失遠任唯此一弟朝夕左右斗粟尺布之刺可不愼乎

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臣敢以耳目

所聞見而陳之伏願少留意省察臣竊聞永淳之初尹
元任岐州雍縣令界內婦人修路御史彈免之頃年婦
人夫役修平道途蓋其常也調露之際劉憲任懷州河
內縣尉父思立在京身亡選人有通索關者于時選司
以名教所不容頃者以爲見機俊人矣頃年國家和市
所由以剋剝爲公雖以和市爲名而實抑奪其價殊不
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矣往年兩京與天下州縣學生
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缺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
充猶致亡逸往年選司從容安閑而以禮敬待頃年選

司無復曩時引接但仇敵估道耳往年劾官交替者必
儲畜什物以待之頃年替人必喧競爲隙手執省符紛
然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百其勇爭以自効頃年差點
勒遣逃亡相繼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勝數夫量事置
官量官置人使官稱其人須人不虛位除此之外使其
耕桑任其商賈何爲引令入仕廢其本業臣愚以爲國
家開仕進之門廣矣皆棄農職工商而爭趨之當今一
夫耕而供數百人食一婦蠶而供數百人衣遂使公私
皆無儲蓄矣若不釐革其弊必令致政令風化年年不

等也

開元二年十二月嶺南市舶司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監選司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諫曰臣聞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欲而心亂必矣臣竊見慶立等雕鐫詭物置造奇器用浮巧爲眞玩以詭怪爲異寶乃理國之所巨蠹明王之所嚴罰紊亂聖謀汨敎彝典昔露臺無費明君尚或不忍象筋非多忠臣猶且愼歎王制曰作異服奇器以疑衆者殺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巧謂奇伎怪好也蕩謂惑亂情欲也今慶立等皆欲求媚聖意搖蕩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是宣奢淫於天下必若慶立矯而爲之是禁典之無赦也陛下卽位日近萬邦作孚固宜昭宣菲薄廣敎節儉則萬方幸甚

元和十五年二月監察御史楊虞卿以上頻行幸盤遊上疏諫曰臣聞鳶烏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況詔旨勉諭許陳愚誠故臣不敢避死竊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況北敵猶梗西戎未賓兩河之瘡痍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

盡在朝廷之制度未脩邊儲屢空國用猶缺固未可以
高枕無虞也陛下初御宇宙有憂天下之志宜日延輔
臣公卿百寮執事垂旒而問造膝以求四方內外有所
觀焉今自聽政以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
仰奉龍顏其餘侍從待詔之臣階入而齊出何足以聞
政事哉諫臣盈廷忠言未聞於聖聽臣實羞之蓋由主
恩尚疎而眾正之路未啟也公卿大臣宜朝夕見天子
論道賜與從容則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聞矣方今
自宰相以下四五人時得頃刻侍座故天威不遠鞠躬

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由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
公卿以下雖歷踐清地曾未祇奉天睠以承下問鬱塞
正路偷安俾生況陛下神聖如五帝其臣莫能望清光
所宜周遍顧問惠其顏色使支體相輔君臣愈明陛下
求理於公卿公卿求理於臣輩自上下孜孜相問使進
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聞過失不致昇平者
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安慮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
為聖帝明王小臣疎賤豈宜及此獨不忍冒榮偷祿以
負聖朝伏惟陛下深憐之上令中使宣付宰臣云虞卿

所上疏切直可獎後宰臣令狐楚蕭俛段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納諫爲賀

推事

顯慶五年正月監察御史袁異式受宰臣李義府密旨推青州刺史劉仁軌有所淩辱過甚及爲侍御史而仁軌入爲大司憲式心不自安後因酺倉起言之劉公謂侍御曰彼人對某臥而無禮自是往事某不介懷式拜謝之

龍朔二年十月秦令言新除監察御史推雒州長史許

力士子犯法使還將奏諸御史謂曰未經奏事宜習之笑曰由來所便問作手狀又都不曉及奏不稱臣上問力士知否對曰許長史不知上曰對朕猶喚許長史豈能推事令法官重推令言免官

垂拱元年四月監察御史蘇珦按韓魯諸王獄珦奏據狀無徵則天召見詰問珦執奏不迴則天不悅曰卿大雅之士當別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珦於河西監軍

長安三年九月八日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配流嶺表

太子僕射崔貞愼東宮率府獨孤禕等送至郊外易之大怒復使人誣告則天令監察御史馬懷素按問續使中使促迫諷令構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命則天怒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愼等以親故相送誠爲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誅欒布猶奏事哭於其屍下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則天意解由是獲免

天寶四載十二月十六日勅東西兩推及左右巡使皆臺司重務比來轉差新人數有改易既不經久頗紊章程宜簡擇的然公正精練者令始末專知不得輒替換若無缺失至改轉時遲速間以爲褒貶

興元元年十月四日勅知東推西推侍御史各一人臺司以推鞫爲重務請令第一殿中同知東推第二殿中同知西推仍分日受事一人有故同推便知先所置推官二員請停

建中三年九月御史臺奏其推知御史差使改移其兩推卽須改入舊例合有推官今請置兩員與本推御史同推御史縱有改移不失根本若非職掌見任官手力

外請給十年充糧料等取贓贖錢勅旨依奏

元和五年四月命監察御史楊寧往東都按大將令狐運事時杜亞爲東都留守素惡運會盜發洛城之北適與其部下畋于北邙亞意爲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寧既按其事亞以爲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爲功上表指明運爲盜之狀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侍御史李元素就覆焉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論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上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臣一出不復得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冤狀明白上乃悟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眞賊元素由是爲時器重累遷給事中每美官缺必指元素焉

八月九日御史中丞薛存誠奏當司應受事推勘等臺中舊例及與元年十月四日御史大夫崔縱重奏取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各二人共成四推猶以東西推爲名又各分京城諸司及道州府爲東西之限隻日則臺

院受事雙日則殿院受事其中一人有故則同推便知者伏以所分諸司及府州爲限已定事若併至無例均分劇者則推鞫難精閑者則吏能莫試今請不以東西爲限亦不以取隻日雙日受事但請依舊請四推御史令輪環受事周而復始如此則才用俱展勞逸必均其餘應緣推事須有約勒若一一聞奏慮煩聖聽勅下後請隨事條流勅旨依奏

太和二年閏三月中書門下奏御史臺推事縱有特宣亦須正勅應朝官犯罪准獄官令先奏後推格式具存

合共遵守臣等請便提舉勅旨依奏

四年八月御史中丞魏謩奏諸道州府百姓詣臺奏事多差御史推劾臣恐煩勞州縣先請差度支戶部鹽鐵院官帶憲銜者推勘又各得三司使申稱院官人數不多例專掌院務課績今諸道觀察使幕中判官少不下五六人請於其中帶憲銜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勞能雪冤滯若御史臺缺官便令聞奏從之

出使

貞觀四年監察御史王凝使至益州刺史高士廉勳戚

自重從眾僚候之昇僊亭凝不為禮呵卻之士廉甚恥
恚至五年入為吏部尚書會凝赴選因出為蘇湖令
十七年監察御史汲師巡獄至長安縣令李乾祐不知
御史至巡訖將上馬乾祐始來師顧見不言而去乾祐
深憾之二十年四月乾祐除御史中丞遂出為新樂令
顯慶三年七月監察御史胡元範使越蕃至益州駙馬
都尉喬師望為長史出迎之先是勅斷迎使臣師望託
言他行元範引卻不與相見師望又忿憾按轡專道徐
反駐後塵及元範按劾其枉僧事師望素與許敬宗善

先驛奏之元範及迴免官
麟德二年十月徵劉仁軌次於萊舍於驛西廳夜已久
有御史至驛人白曰西廳少佳有使止矣曰誰曰帶方
州刺史御史令移卻仁軌遽就東廳既至拜憲大夫其
御史媿不自安他日謂侍御曰諸公出使當須振舉冤
滯發明耳目興行禮義無為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
行中曰只如某侍御夜到驛中西廳所校幾何苦死遣
移乃就東廳豈忠恕之事耶願諸公勿為也諸御史莫
不翕然自誡

乾封二年二月韋思謙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常行拜禮或勉之約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誠曠職耳

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會郭虔瓘與史獻等不協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史獻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十二年四月六日勅御史出使非充按察覆囚不得輒差判官其出使日皆於側門進狀取處分

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勅御史出使舉正不法身苟不正焉能正人如聞州縣祗迎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僕不若作此威福其如禮何今後申明格勅不得更示威權

大歷十四年六月勅郎官御史充使絕本司務者改與檢校及內供奉裏行

元和四年監察御史元稹出使東蜀劾奏故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礪雖死其屬郡七州刺史皆坐責罰

六年九月以前湖南觀察使李眾爲恩王傅初眾舉按

屬內刺史崔簡罪御史盧則就鞫得實使還而眾以貨
遺所推令史至京有告者令史決流盧則停官故眾亦
坐焉

七年閏七月勅前後累降制勅應諸道違法徵科及刑
政冤濫皆委出使郎官御史訪察聞奏雖有此文未嘗
舉職外地生人之勞朝廷莫得盡知今後應出使郎官
御史所歷州縣其長吏政俗閭閻疾苦水旱災傷並一
一條錄奏聞郎官宜委左右丞句當並限朝見後五日
內聞奏并申中書門下如所奏不實必議徵責

知班

貞觀六年八月唐臨爲殿中侍御史大夫韋待價責臨
以朝列不整臨曰此亦小事不足介意請今日已後爲
之明日江夏王道宗其大夫離立私談臨趨進曰王亂
班道宗曰其大夫語何至於是臨曰大夫亦亂班韋失
色而退

顯慶四年侍御史張由古知班凡亂班多是尚書郎由
古每唱言員外郎小兒難其語喚引駕鼻衡上行朝士
側目鄙之

大足元年王無競爲殿中侍御史正班於閤門外宰相
團立於班北無競前曰去上不遠公雖大臣自須肅敬
以笏揮之請齊班當時朝議是非參半
景龍二年左臺御史崔湜彈班不肅上表曰臣聞叔孫
通覩漢朝儀多闕尊卑失序所以分別上下申明禮儀
於是羣臣知天子之至尊高祖知皇帝之爲貴此皆由
班秩不忒威儀容止不差是故作孚萬邦用刑四海者
也臣竊見在朝百僚多不整肅公門之內詎合論私班
列之中尤須致敬或縱觀勅旨或旁閱制詞或交首亂

言或越班問事或私申慶弔或公誦詩篇或笑語諠譁
或行立怠惰承寬既久積習如常不增祇懼之容實紊
矜莊之典臣謬膺推擇叨掌糾彈見無禮於朝廷誠是
臣之深恥況西戎獻款北狄來賓恐觀中國之失儀招
外蕃之所誚更若知而故犯不革前非望卽停其入內
量行貶削
開元元年正月殿中侍御史出使盡監察裏行翟璋知
班乃牒中書省勘侍郎王琚及太子左庶子竇希瓘入
晚遂爲所擠出授岐陽縣令

七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紫宸殿朝集使魏州長史敬
讓辰州長史周利貞俱欲奏事左臺御史翟璋監殿廷
揖利貞先進讓以父暉爲利貞所斃不勝憤恨遂越次
而奏利貞受武三思使枉害臣父璋劾讓不待監引請
付法上曰讓訴父枉不可不矜朝儀亦不可不肅可奪
一季祿而已貶利貞爲邕州長史

貞元十四年閏五月侍御史殿中鄒儒立以太子詹事
蘇弁入朝班位失序對仗彈之弁於金吾仗待罪數刻
特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貞元三年御史
中丞竇參敘定班位移詹事班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
乃引舊制班立臺官詰之乃紿云已白宰相請依舊制
故儒立彈之

雜錄

垂拱元年正月十二日勅兩京度人令御史一人檢校
其月二十六日勅御史糾獲罪狀未經聞奏不得輒便
處分州官府司亦不得承受
其年二月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不須防守其有
搥鼓石者令御史受狀爲奏

三年十二月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言舊制有御史監軍今未差遣恐虧失節度夫古將軍出師君授之鉞閫外之事皆使裁之如聞被御史監軍乃有控制軍中小大之事皆須承稟非所以委專征也以卑制尊禮便不可不許

景龍元年九月十九日勅選擇御史令本司長官共中書門下商量幷錄由歷進奏者

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勅左右藏太倉署差御史監知出納至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勅監倉庫各定御史一人一年一替左右巡御史亦各定一人一季一替並不得改換及差使

天寶二年八月七日勅所置御史職在彈違雜充判官誠非允當其諸道節度使先取御史充判官者並停自今已後更不得奏若切須奏者不得占臺中缺其本臺長官充使者不在此限

四載十一月十六日勅御史宜依舊制黃卷書缺失每歲委知雜御史長官比類能否送中書門下改轉日褒貶

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勅風憲之地百寮準繩頃者有司殊非愼擇其御史須會任州縣理人官者方得薦用寶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御史大夫嚴武奏應在外新除御史赴臺停止店肆事亦非宜仍令所在給公乘發遣以爲永例勅旨依奏

建中三年九月一日勅御史大夫中丞奏授御史便充臺中職掌者宜占缺以後並依此處分

貞元十二年十月御史臺奏伏準貞元二年班序勅諸使下三院御史有本官是常參官兼者卽入本官班如內供奉裏行卽入御史班緣使下御史稍多近例並不在內供奉班內臣等參詳伏請自今已後請使下御史內供奉者入門日並依宣政殿前班位次員外郎之後在正臺監察御史之上便爲常式庶叶通規勅旨依奏

元和六年三月御史臺奏準令用未後決囚者請不遍申時如勅到府及諸司已未後至者伏乞至來日仍請勒本司準舊例與御史同臨引決勅旨依奏

長慶三年八月御史臺行從印一面出使二面比來御史出使推按或用廢印或所在取州縣印文狀伏以使

臣銜命推案事須用印無非切要既於所在求印事以
漏洩伏請令有司鑄造從之
太和四年三月御史臺奏三院御史盡入到朝堂前無
止泊處請置祇候院屋知禊御史元借門下直省屋後
簷權坐知巡御史元借御書直省屋後簷權坐每日早
入至巳時方出入前後並本所由自門下直省院西京
兆尹院東有官地東西九十尺南北六十尺請準長慶
元年八月於中書南給官地度支給錢置僕射祇候院
例給此地充三院御史祇候院請度支給錢一千貫文

臺司自句當從便起造伏以御史風憲之職行止有常
朝堂祇事每日須入從前假借不遑啟居或與吏伍相
參或當食無所今伏請前件地名及起舍價伏乞聖慈
允臣所請勅旨依奏
會昌二年九月御史中丞李回奏文武常參據品秩令
式合置引馬臣伏以車服之制並示等威著在典章所
宜遵守近者班行之士官位已高或以散冗自謙或以
簡便爲意卒相倣傚不置引馬街衢之內品秩莫分事
涉因循頗乖典故其文武常參官起今已後並據品秩

準例置引馬其有合置不置許臣司糾舉罰一月俸料
如違犯不已請具奏聞庶存制度用表官榮勅旨依奏

唐會要卷六十三

宋　王　溥　撰

史館上

史館移置

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
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
職及大明宮初成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
開元十五年三月一日宰臣李林甫監史館以中書地
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史官諫議大夫尹愔遂奏移

於中書省北其地本尚藥局內藥院

諸司應送史館事例

祥瑞禮部每季具錄送天文祥異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驗同報蕃國朝貢每使至鴻臚勘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里遠近并其主名字報蕃夷入寇及來降表狀中書錄狀報露布兵部錄報軍還日軍將具錄陷破城堡傷殺吏人掠擄畜產并報變改音律及新造曲調太常寺具所由及樂詞報州縣廢置及孝義旌表戶部有即報法令變改斷獄新議刑部有即報有年及飢并水旱蟲霜風雹及地震流水泛溢戶部及州縣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賑貸存恤同報諸色封建司府勘報襲封者不在報限京諸司長官及刺史都督護行軍大總管副總管除授並錄制詞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刺史縣令善政異跡有灼然者本州錄附考使送碩學異能高人逸士義夫節婦州縣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實每年錄附考使送京諸司長官薨卒本司責由歷狀跡送刺史都督都護及行軍副大總管已下薨本州本軍責由歷狀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謚考績錄行狀謚議同送諸王來朝宗正寺勘報已上事並依本條所由有即勘報史館修入國史如史官訪知事由堪入史者雖不與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處即依狀勘並限一月內報

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史館奏前件事條雖標格

式因循不舉日月已深伏請申明舊制各下本司從之
大歷十四年正月已後至今年十月已前所有事跡各
限勅到一月日報從此已後外州縣及諸軍諸使每年
一度附考使送納在京即每季申便爲恆例勅旨依
修前代史
武德四年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嘗從容言於高
祖曰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於周
隋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
恐事跡湮沒無可紀錄至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司

典序言史官紀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
懲惡勸善自有魏至乎陳隋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
各殊徽號刪定禮儀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
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泯焉將墜顧彼湮落用深軫悼
有懷撰次實資良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
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
史令庾儉可修周史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
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前

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
王府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綿歷數載意不就而罷修撰
之源自德棻始至貞觀三年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
貞觀十年正月二十日尚書左僕射房元齡侍中魏徵
散騎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穎達禮部侍
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
成周隋梁陳齊五代史上之進階頒賜有差
二十年閏三月四日詔令修史所更撰晉書銓次舊聞
裁成義類其所須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學士量事

追取於是司空房元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
敬宗掌其事又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著作郎
劉子翼主客郎中盧承基太史令李淳風太子舍人李
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主客員外郎崔行功刑部
員外郎辛邱馭著作郎劉允之光祿寺主簿楊仁卿御
史臺主簿李延壽校書郎張文恭並分功撰錄又令前
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儀郎敬播主客員外郎李
安期屯田員外郎李懷儼詳其條例量加考正以臧榮
緒晉書爲本捃摭諸家及晉代文集爲十紀十志七十

列傳三十載紀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稱制旨焉房元齡已下稱史臣凡起例皆播獨創焉以其書賜皇太子及新羅使者各一部

顯慶元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三十卷太尉無忌進之四年二月太子司更大夫呂才著隋紀二十卷其年符璽郎李延壽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爲南北史上自製序

景龍三年十二月太常少卿元行沖以本族出於後魏未有編年之文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初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魏史以爲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因姓司馬氏以應石文行沖難尋事跡以後魏道武帝名犍繼晉受命又考校讖符特著論以明之

光化三年直史館柳璨以劉子元所撰史通議駁經史過當紀子元之失別纂成十卷號柳氏釋史又號史通析微

修國史

貞觀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元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太宗

遣諫議大夫褚遂良讀之前始讀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於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編之秘閣并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寫者亦聽

永徽元年閏五月二十三日史官太尉無忌等修貞觀實錄畢上之起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二十卷顯慶元年七月三日史官太尉無忌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崔敦禮國子祭酒令狐德棻中書侍郎李義府崇賢學士劉允之著作郎楊仁卿起居郎李延壽秘書郎張文恭等修國史成起義寧盡貞觀末凡八十一卷藏其書於內府至四年二月五日中書令許敬宗中書侍郎許圉師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楊仁卿著作郎顧允受詔撰貞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錄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是日封敬宗子選爲新城縣男德棻子進封彭陽縣公圉師封平恩縣公淳風封餘杭縣男允子並加諫議大夫賞修實錄之功）上以敬宗所紀多非實錄謂劉仁軌等曰先朝身擐甲冑親履兵鋒戎衣霑馬汗鞬鏃生蟣蝨創平區宇康濟生靈數年之間四海寧晏方始歸功上帝臨馭下人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

恐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勳咸使詳備
至如先朝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
遲敬德傳內又嘗幸溫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
然雲霧晝昏部伍錯亂先聖既覩斯事恐其枉法者多
遂潛隱不出待其整理然後臨觀顧謂朕曰振旅訓兵
國之大典此之錯失於法不輕我若見之必須行法一
虧軍政得罪人多我今不出亘爲於此今及移向魏徵
傳內稱是徵之諫語此皆乖於實錄何以垂之後昆朕
嘗從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於軍中見一人身帶橫刀

其人云聞辟仗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覺遂伏不敢
動先聖斂轡卽還顧謂朕曰此事若發數人合死汝可
於後堂伺看早放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眞
郝處俊奏曰先聖仁恩觸類皆是臣弟處傑往年宿衛
之日被差腰輦供奉見有三衛誤拂御衣此人怕懼五
情無主先聖謂之曰此間無御衣我不謂汝作罪過不
須怕懼上謂處俊曰此亦須入史至三月詔太子左庶
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吏部侍郎同三品李敬元
中書侍郎郝處俊黃門侍郎高智周等並修史仁軌等

於是引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將加刊改會仁實卒官
又止長安三年正月一日勅宜令特進梁王三思與納
言李嶠正諫大夫朱敬則司農少卿徐彦伯鳳閣舍人
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館吳兢
等修唐史採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長懸楷則以貽勸
誡神龍二年五月九日左散騎常侍武三思中書令魏
元忠禮部尚書祝欽明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秘書
少監柳沖國子司業崔融中書舍人岑羲徐堅等修則
天實錄二十卷文集一百二十卷上之賜物各有差

開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劉子元吳兢撰睿宗
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成以
聞又引古義自於執政宰相姚崇奏曰伏見貞觀十七
年監修國史房元齡與史官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
敬播修高祖實錄二十卷太宗實錄二十卷成制封元
齡一子爲縣男賜物一千段封敬宗一子爲高陽男賜
物七百段敬播改授司議郎賜物五百段並降璽書褒
美又神龍二年五月監修國史中書令魏元忠與史官
太常少卿徐彦伯國子司業崔融等修則天實錄三十

卷成封元忠一子爲縣男賜物一千段彦伯等各賜爵二等物五百段自餘卑官加兩階物段准處分仍並降璽書褒美今史官劉子元吳兢等撰睿宗實錄又重修則天中宗實錄並成進訖准撰太宗實錄例監修官已下加爵及賜今子元援引古今欲臣聞奏臣謹尋故實例有恩賞事屬當時不可爲準子元等始末修撰誠亦勤勞敘事紀言所錄雖重承恩賜命固不在多子元等請各賜物五百段許之

至德二載十一月二十七日修史官太常少卿于休烈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在興慶宮史館並被逆賊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修撰多時今並無本望委御史臺推勘史館所由並令府縣搜訪有人收得國史實錄能送官司重加購賞若是官書并捨其罪得一部超授官一卷賞絹十疋數月惟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賊陷入東京至是以其家先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官大歷三年起居舍人兼修史令狐峘修元宗實錄一百卷峘著述雖精屬喪亂之後起居注亡失纂

開元天寶間事唯得諸家文集編其詔冊名臣傳記十無三四後人以漏略譏之

建中元年七月左拾遺史館修撰沈既濟以吳兢所撰國史則天事爲本紀奏議駁之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邦家前端千古後法萬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懼緯人倫而經世道爲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故善惡之道在乎勸誡勸誡之柄在乎褒貶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升降幾微髣髴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況鴻名大統其可以貸乎伏以則天皇后初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宏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牝司鷹啄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諱苟不及損當如其常安可橫絕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夏殷二代爲帝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爲王者百有餘年而春秋書之爲子蓋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以弱減不爲僭奪握中

持平不振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愼其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張進以强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爲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后制假臨大寶于倫非次于義無名史臣追書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執簡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歷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服色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歷而列爲唐書帝紀徵諸禮經是謂亂名且孝和繼天踐阼在太后之前而敘年製紀居太后之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並未爲可或曰班馬貢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后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諸呂負於漢約無遷鼎革命之甚況其時孝惠已沒孝文在下後宮之子非劉氏種不紀呂后將紀誰焉雖云其然議者猶謂不可況遷鼎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

年行事何所繫乎答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暮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忌裂爲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天后紀合孝和紀每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正月日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錄入皇后列傳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目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貞元元年九月監修國史宰臣韋執誼奏伏以皇王大典實存簡冊施于千載傳述不輕竊見自頃已來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紀錄其本不在館中褒貶之間恐傷獨見編紀之際或慮遺文從前已來有此乖闕自今已後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歷凡至月終即於館中都會詳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鑰除已成實錄撰進宣下者其餘見修日歷並不得私家置本仍請永爲常式從之

元和二年七月太僕寺丞令狐丕進亡父故史官峘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詔付史館

五年十月宰臣裴垍與史官蔣乂等撰德宗實錄五十卷獻之

長慶二年十月勅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路隨中書舍人韋處厚兼充史館修撰修憲宗實錄仍分日入史館修實錄未畢之間且許不入內署仍放朝參

會昌元年四月勅憲宗實錄宜令史館再修撰進入其先撰成本不得注破并與新撰本同進來者至三年十月宰臣兼監修國史李紳與修史官鄭亞等修畢進上賜銀器錦綵有差至大中二年十一月又降勅曰憲宗實錄宜施行舊本其新本委天下諸州府察訪如有寫得者並送館不得隱藏

大中五年七月宰臣崔龜從等撰續唐歷三十卷

八年三月宰臣監修國史魏謩修成文宗實錄四十二卷上之史館給事中盧虬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渙右補闕盧告須賜銀器錦綵有差

大順二年二月勅吏部侍郎柳玭等修宣宗懿宗僖宗

實錄始丞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三朝實錄未修乃奏更
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
李允太常博士鄭光庭等五人修之踰年竟不能編錄
一字惟庭裕採宣宗朝耳目聞覩撰成三卷目曰東觀
奏紀納於史館又龍紀中有處士沙仲穆纂野史十卷
起自太和終於龍紀目曰太和野史

在外修史

開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詔右羽林將軍檢校幷州大
都督府長史燕國公張說多識前志學于舊史文成徵

婉詞潤金石可以昭振風雅光揚軌訓可兼修國史仍
齎史本就幷州隨軍修撰

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太子左庶子吳兢上奏曰臣往者
長安景龍之歲以左拾遺起居郎兼修國史時有武三
思張易之張昌宗紀處訥宗楚客韋溫等相次監領其
職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憲章苟飾虛詞殊非直筆臣
愚以爲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遂潛心積思別撰唐
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於私室雖綿歷二十
餘年尚刊削未就但微臣私門凶釁頃歲以丁憂去官

自此便停知史事竊惟帝載王言所書至重倘有廢絕實深憂懼於是彌綸舊紀重加刪緝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斷自隋大業十三年迄于開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於斯矣既將撰成此書于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軸稍廣繕寫甚難特望給臣楷書手三數人并紙墨等至絕筆之日當送上史館於是勅兢就集賢院修成其書俄又令就史館及兢遷荊州司馬其書未能就兢所修草本兢亦自將上令中使往荊州取得五十餘卷其紀事疎略不堪行用

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詔左丞相張說在家修史中書侍郎李元紘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之字褒貶千載稱之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院撰錄令國之大典散在數所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望勒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舊章不墜矣從之

長慶三年六月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杜元穎奏臣去年奉詔命各據見在史官分修憲宗實錄今緣沈傳師改官若更求人選擇非易沈傳師當分雖搜羅未

周條目紀綱已粗有緒竊以班固居鄉里而繼成漢書陳壽處私家而專精國史元宗國史張說在本鎮兼修代宗編年令狐峘自外郡奏上遠考前代近參本朝皆可明徵實有成例其沈傳師一分伏望勒就湖南修畢先送史館與諸史官參詳然後聞奏庶使官業責成有始終之効傳聞撫實無同異之差制可

修史官

咸亨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詔修撰國史義存典實自今已後宜令所司於史官內簡擇堪修入錄名進內自餘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修史及行用國史等事

長安二年鳳閣舍人修國史劉允濟嘗云史官善惡必書言成軌範使驕主賊臣有所知懼此亦權重理合貧而樂道也昔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視之如浮雲耳但百僚善惡必書足爲千載不朽之美談豈不盛哉

三年七月朱敬則請擇史官上表曰國之要者在乎記事之官是以五帝元風資其筆削三王盛業藉以垂名此才之難其難甚矣何以知其然昔平王東遷歷年六百齊桓之九合天下晉文之一戰諸侯秦穆公遠霸西

戎楚莊王利盡南海禮樂文物聞爾無聞今之所存獨
載魯史向若魯無君子記傳則遺雄霸遠圖必墜于地
可不惜哉卽如齊周小國之主尙能留意于史冊齊神
武嘗謂著作郎魏收曰卿勿見陳元康楊遵彥等在吾
目前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代聲名在于卿手最是
要事勿謂我不知及文宣卽位又嘗勑收曰好直筆勿
畏懼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又周文帝之爲相也納
柳虬之說特命書法不隱其志在懲勸如此伏以陛下
聖德鴻業誠可垂範將來倘不遇良史之才則大典無
由而就也且董狐南史豈止生于往代而獨無於此時
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今若訪得其善者伏願勗
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更超加美職使得行其道則天
下幸甚鄭惟忠嘗問劉子元曰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
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
無才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
致貨殖矣如有才而無學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
無櫬柳斧斤終不能成其宮室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
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

所向無敵矣時人以爲知言

開元二十五年正月八日以道士尹愔爲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知史館事特賜朝散階愔上表懇讓優詔許衣道士服視事愔乃受職

貞元九年十二月以前河南府王屋縣尉蔣武爲右拾遺史館修撰上重難其職制未可下前召見於延英殿至是方命官十二年正月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如故其年二月又薦自左諫議大夫遷秘書少監修撰如故時裴延齡貴欲異同宰相乃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

廷得失之官史臣修撰紀朝廷得失之事其領史職者不宜爲諫官故有斯命

元和六年六月宰臣集賢院大學士裴垍奏史館請登朝官入館者並爲修撰非登朝並爲直館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館事其餘名目並請不置仍永爲常式從之

太和六年二月以諫議大夫王彥威戶部郎中楊漢公祠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並充史館修撰故事修撰不過三員或止兩員今四人並命論者非之

天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勅翰林學士職方郎中兼史館修撰張榮今修撰職名稍卑不稱內廷密重宜充兼修國史

史館雜錄上

貞觀九年十月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聖旨發德音以起居記錄書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見今欲親自觀覽用知得失臣以為聖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有未喻大唐雖七百之祚天命無改至於曾元之後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時史直辭極陳善惡必不省罪已唯當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賤有一於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雲廷折董狐無隱排霜觸電無顧死亡唯應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聞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

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

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書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太宗謂房元齡曰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觀見對曰國史善惡必書恐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國史若善事固不須論若有惡事亦欲以爲鑒誡卿可撰錄進來房元齡遂刪略國史表上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元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過隱宜即改削直書其事至七月八日又謂遂良曰爾知起居記何事善惡朕今勤行三事望爾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遠鑒前代敗事以爲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羣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鷹犬平生所好今亦能之雖有順時冬狩不踰句而返亦不曾絕域訪奇異遠方求珍羞比日已來饌無兼味自非膏雨有年師行剋捷未嘗與公等舉杯酒奏管絃朕雖每日競懼終藉公等匡翊各宜勉之

二十二年二月七日太宗以鐵勒諸蕃歸國謂羣臣曰

吾知勞逸不同者有二鐵勒解辮歸國去危就安邊夷無事豈不逸樂而窮髮之地盡爲齊民古昔已來書史不載今日起居記朕功業亦爲劬勞

顯慶二年二月已後禮部尚書許敬宗常修國史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初虞世南兄與許敬宗父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虞世基被戮世南則匍匐而請代許善心被殺敬宗則聞而銜之及爲德彝立傳盛加其罪舞蹈以求生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男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乃與九隴曲敘門閥妄加功績并昇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敬宗子娶尉遲寶琳孫女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乃云太宗作威鳳賦以賜之其威鳳賦本是與長孫無忌又白州人龐孝恭蠻酋凡品率鄉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龐孝恭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其虛謬也如此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修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已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長壽二年修時政紀先是永徽以後左右史唯得對仗

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聞文昌左丞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即史官疎遠無從得書是日遂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即宰相一人撰錄號爲時政紀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紀自璹始也

唐會要卷六十四

宋　王　溥　撰

史館下

史館雜錄下

長安三年張易之昌宗欲作亂將圖皇太子遂譖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昌宗奏言可用鳳閣舍人張說爲證說初不許遂賂以高官說被逼迫乃僞許之昌宗乃奏元忠與太平公主所寵司禮丞高戩交通密謀構造飛語曰主上老矣吾屬當挾皇太子可謂耐久時則天

春秋高惡聞其語鳳閣侍郎宋璟恐說阿意乃謂曰大丈夫當守死善道殿中侍御史張廷珪又謂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起居郎劉知幾又謂曰無污青史爲子孫累明日上引皇太子相王及宰相等於殿庭遣昌宗與元忠高戢對於上前上謂曰具述其事說對曰臣今日對百寮請以實錄因厲聲言魏元忠實不反總是昌宗令臣誣枉耳是日百寮震懼上聞說此對謂宰相曰張說傾巧翻覆小人且總收禁待更勘問異日又召依前對問昌宗乃屢誘掖逼促之說視昌宗言曰乞陛下看取天子前尚逼臣如此況元忠實無反語奈何欲令臣空虛加誣其罪今大事去矣伏願記之易之昌宗必亂社稷天后默然令所司且收禁掌諫議大夫知政事朱敬則密表奏曰魏元忠素稱忠正張說又所坐無名俱令抵罪恐失天下之望願加詳察乃貶元忠爲高要尉說流欽州時人議曰昌宗等包藏禍心遂與說計議欲擬言令其內省向使說元來不許昌宗虛證元忠必無今日之事乃是自招其咎賴識通變轉禍爲福不然皇嗣殆將危矣後數年說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至史館讀則天實錄見論證對元忠事乃謂著作佐郎兼

修國史吳兢曰劉五修實錄劉五卽子元也論魏齊公事殊不相饒假與說毒手當時說驗知是吳兢書之所以假託劉子元兢從容對曰是兢書之非劉公修述草本猶在其人已亡不可誣枉於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同修史官蘇宋等見兢此對深驚異之乃歎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卽今是焉說自後頻祈請刪削數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爲直筆

景龍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

其後史官太子中允劉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弊於是求罷史職奏記於蕭至忠曰知幾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邱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序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苟

衰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縣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蘭臺簿籍難見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殺也執簡以往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

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齾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不柄毫而縉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干寶直書見警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今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命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官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創之務也

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俾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職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于何地也知幾又著史通二十卷

開元五年十月十八日詔曰王者欽若天道率由時令考六官之化循五紀之法故得災害不生休徵滂委夫正月東郊祈春賞士孟冬北陸迎寒恤孤參四序之運行稽五材之動用不協所尚或罹于咎自今已後每入孟月史官條奏應所行事當斟酌典禮用孚于休宣布朝廷使知朕意

至德二載六月二十三日上謂史官于休烈曰君舉必書朕有過卿宜書之休烈對曰臣聞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書過臣不勝慶

永貞元年九月書河陽三城節度使元韶卒不載其事迹史臣路隨立議曰凡功名不足以垂後而善惡不足

以爲誠者雖富貴人第書其卒而已陶青劉舍許昌薛
澤莊青翟趙周皆爲漢相爵則通侯而良史以爲齷齪
廉謹備員而已無能發明功名者皆不立傳伯夷莊周
墨翟魯連王符徐穉郭泰皆終身匹夫或讓國立節或
養德著書或出奇排難或守道避禍而傳與周召管晏
同列故富貴者有所屈貧賤者有所伸孔子曰齊景公
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
之下民到于今稱之然則志士之欲以光輝于後者何
待于爵位哉富貴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于後者
德不修而輕義重利故也自古及今可勝數乎

元和四年正月減集賢寫御書一十人付史館收管史
館奏當館舊制例只有楷書無御書各額請改正楷書
從之

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遺樊紳右拾遺韋處厚太常博士
林寶並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員外郎獨孤郁充史館
修撰兼判館事又以兵部尚書裴垍爲太子賓客垍以
疾罷相拜兵部尚書久未任朝謝宰相李吉甫自淮南
至復監修國史與垍有隙又以垍抱病方退不宜以貞

元實錄上進故史官皆罷坿亦更移散秩

七年六月上讀肅宗實錄見大臣傳多浮詞虛美因宣

與史官記事每要指實不得虛飾

八年十月宰臣以下候對於延英殿上以時政記問於

宰臣監修國史李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

官之實錄也古者左史記言今起居郎是也右史記動

今起居舍人是也永徽中宰臣姚璹監修國史慮其造

謬之言或不可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史官

今時政記是也上曰其間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對

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固不可書以送史

官其閒謀議有發自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

事已行者制旨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

事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璹修於長壽及璹罷而

事廢賈躭齊抗修于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於

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

十二年九月詔記事記言史官是職昭其法誡著在舊

章舉而必書朕所深望自今已後每坐日宰臣及諸司

對後如事可備勸誡合記述者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

起居令其綴錄仍准舊例每季送史館時起居舍人庾敬休上疏請行故事因有是詔既而宰相以事關機密不以告之事竟不行自左右史失職於今幾一百五十年中閒往往有時政記出焉既錄因宰相事同稱贊推美讓善之道行而信史直書之義闕然於時尚十得其四五今則全廢君子惜之

十四年四月史官李翺奏臣等謬得秉筆史館以記錄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佞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之事跡非大善大惡則眾人無由知之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諡議以爲依據今之作行狀者非門生卽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如此不唯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而已也蓋亦爲文者既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詞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不然則詞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眞僞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爲之亦不可謬作德善之

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自足以爲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爲忠烈矣若考功定謚見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謚依此者乃下太常及牒史館太常定謚後亦以謚議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錄須得本末苟憑往例皆是虛言則使史官何所爲據伏乞下臣所奏使考功守行臣等要知事實輒敢陳論制可

其年六月史館奏當館楷書手准元勅同集賢例五考足放選今選務集賢年數仍舊當館更加三年同宏文館例八年放選緣當館一例長上宏文館分番上下事理實屈請依元勅處分勅旨依奏

長慶元年正月史館奏寫國史楷書元額三十員內十員館司前後停減五員吏部奏減今只十五員見在伏請卻復吏部先減五員勅旨宜量與三員

其年二月史館奏楷書典書等授官次敘伏請勅吏部

同集賢例比擬勑旨宜准集賢例處分

其年四月修聖政紀中書門下奏伏以堯舜之政二典存焉君臣之間都俞之旨罔不備載厥後雖代有史官多出于追書所以其事或紀其言蓋畧太宗文皇帝躬勤庶政朝多良臣論思獻替動可紀錄故能遠繼堯舜煥乎其文章國朝舊制每正衙奏事史官載筆於玉階之下所有議論政事悉得聞之及永徽已後仗下便退宰臣謀議外莫得聞長壽二年宰相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疎遠無因得書請自今已後所

論軍國政要委宰相一人撰錄號爲時政紀此事久廢史官不復得聞唯寫誥詞記除授而已臣等常竊憤惋大懼皇猷未有以光揚於天下伏望天恩許臣等每坐日所有謀議事關政事者便日撰錄號爲聖政紀書紀緘封至歲末則付史官永爲常式庶得睿謀所載如日月高懸聖政惟新與天地廣運臣等不勝大願從之

太和五年中書侍郎監修國史路隨奏曰臣昨面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日聞奏伏以史冊之作勸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

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況貞觀已來累朝實
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
蔣係皆愈之子壻若遣參校或致私嫌臣既職編修盍
命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庶寮競言表章交奏既
迫羣議輒冒上聞且韓愈所書亦非出已元和之後已
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
錄伏望取舊記最錯誤者宣付史館委之修定詔曰其
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起於謬傳殊非信史
宜令史官詳正其他不要更修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
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於上前屢言不實故令刊正
也

開成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延英對宰臣須紀錄伏以
陛下躬勤庶政超邁百王每對宰臣日旰忘倦正衙決
事二史在前便殿坐日全無紀錄長壽初宰臣姚璹奏
置時政紀寢而不行貞元中宰臣趙憬請復故事無何
又廢恭惟聖政必在發明今請每至延英坐日對宰臣
往復之詞關教化政刑之事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
終送史館所冀政猷不墜國史有倫昨日延英面奏已

蒙允許勅旨依奏

會昌三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時政紀起居注記修國史體例等伏以時政紀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疎遠無因得書請自今已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爲時政紀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爾後坐日每聞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其日知印宰相撰錄連名封印至季末送史館起居注記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記皆三數年後採拾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事望每季初即送納向前一季文書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望以注記遲速爲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仍許政事堂都見宰相等臨時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並一一向說所冀書存信實免有疑誤修史體例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皆

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佞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日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記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有答詔居要官啟事者亦合著明並當昭然在衆人耳目或取捨在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勅前代史書載明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其明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實難取信向後所載羣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其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守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伏見近日實錄事多紕繆若詳求撫實須舉舊章勅旨宜依大中四年四月史館奏當館寫國史楷書典書等與集賢院寫書人等承前一例並校成五考便勒赴選自太和八年已後被吏部條奏疏五考滿後待受散三年今集賢院以其勞役年深補人不得去年三月十三日具事由申奏已蒙勅下並免三年受散訖今當館未蒙處分伏請依例並勒校成五考便許參選勅旨依奏

八年七月監修國史鄭朗奏當館修撰直館共四員准故事以通籍者爲直館伏以修史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卑筆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修撰二員其舊館萬年尉張範涇陽尉李節勒守本官以戶部郎中孟穆駕部員外郎李渙並充修撰通舊爲四員分修四季之事從之

天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前絳州曲沃縣令高處魯進史館亡書三百六十卷授兼監察御史賜緋

宏文館

武德四年正月于門下省置修文館至九年三月改爲宏文館至其年九月太宗初卽位大闡教於宏文殿聚四部羣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側置宏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罷令褚遂良檢校館務號爲館主因爲故事其後得劉禕之范履冰並特勅相次爲館主貞觀三年移于納義門西九年又移于門下省南其後移仗大明宮其館亦在門下省南儀鳳中以

館中多圖籍置詳正學士校理之神龍元年十月十九
日改爲昭文館避孝敬諱故也二年又改爲修文館至
景龍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修文館增置大學士四員學
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徵攻文之士以充之二十三月
勅中書令李嶠兵部尚書宗楚客並爲大學士二十五
日勅秘書監劉憲中書侍郎崔湜吏部侍郎岑羲太常
卿鄭愔給事中李適中書舍人盧藏用李乂太子中舍
劉子元並爲學士五月五日勅吏部侍郎薛稷考功員
外郎馬懷素戶部員外郎宋之問起居舍人武平一國
子主簿杜審言並爲直學士十月四日兵部侍郎趙彦
昭給事中蘇頲起居郎沈佺期並爲學士景雲元年館
中學士多以罪被貶黜宰臣遂令給事中一人權知館
事二年三月八日復改爲昭文館至開元七年九月四
日依舊改爲宏文館學生三十八人補宏文館崇文學
生例皇緦麻已上親皇太后大功已上親散官一品中
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
封者京官職事正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
品中書黃門侍郎子並聽預簡選性識聰敏者充

貞觀元年勅見在京官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子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聽于館內學書其書法內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館勅虞世南歐陽詢教示楷法黃門侍郎王珪奏學生學書之暇請置博士兼肄業焉勅太學助教侯孝遵授其經典著作郎許敬宗授以史漢二年王珪又奏請爲學生置講經博士考試經業准式貢舉兼學書法

開元二年正月宏文館學士直學士學生情願夜讀書及寫供奉書人欄書人願在內宿者亦聽之又宏文館令學士一人專判館事并差給事中一人差知勾當明爲簿歷其學生既在館宿博士及直館每夜各一人遞直

七年十二月三日省宏文崇文兩館讎校置宏文館校書四員崇文館檢書兩員

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省宏文館校書兩員

長慶二年閏十月宏文館奏楷書楊書典書元額三十五員七員先停減今請于先減數內量補五員并見在員數並勒長寫書及功課年勞官資請依史官例處分

勅旨宜依

三年二月宏文館奏請添修屋宇及造書樓伏以儒學之科政化根本苟或隳廢則人何觀伏望賜勅所司遂急補修庶使已成之業免墜宏闡之義再揚勅旨依奏

其年七月宏文館奏接六典當館先有學士直學士詳正學士校理直館繼校錯誤請經博士等雖職事則同名目稍異須有定制使可遵行今請准集賢史館兩司元和中停減雜名目例其登朝五品以上充學士六品已下充直學士未登朝官一切充直宏文館其餘幷請停減冀得典故不煩職業咸在勅旨依奏

大中四年七月宏文館奏當館楷書典書等與集賢史館楷書等承流前例並勅校成五考赴選自太和八年以後被吏部條流更加授散三年今集賢史館奏勞役年深補召不得已蒙勅下免三年授散訖今當館請准例處分勅旨依奏

六年六月宏文館奏伏以三館制置既同事例宜等比來無事未敢申論今緣准勅修續會要以來官僚入日稍頻因緣費用其數至多紙筆雜物等不敢別有申請

其廚料從前欠少伏請准兩館流例增添給用之閒庶得濟辦勅旨依事畢日停

文學館

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乃銳意經籍於宮城之西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於是以僚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炎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元道天策倉曹李守素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佐郎攝天策

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等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令庫直閤立本圖其狀具題其爵里命褚亮爲文贊號曰十八學士寫眞圖藏之書府用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食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閤下每日引見討論文典得入館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崇文館

顯慶元年三月十六日皇太子宏請於崇賢館置學士并置生徒詔許之始置二十員其東宮三師三少賓客

詹事左右庶子左右衞率及崇賢館三品學士子孫亦宜通取至上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改崇賢館爲崇文館（避章懷太子諱也）

永隆二年二月六日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畢上表請博延耆碩英髦之士爲崇文館學士許之於是薛元超表薦鄭祖元挺楊炯崔融等並爲崇文學士至貞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崇文館宜令左春坊勾當

集賢院

西京在光順門大衞之西命婦院北本命婦院之地開元十一年分置北院全取命婦院舊屋東都在明福門外大街之西本太平公主宅十年三月始移書院於此西向開門院內屋并太平公主所造興慶宮院在和風門外橫街之南二十四年駕在東都張九齡遣直官魏光祿先入京造此院華清宮院在宮北橫街之西

開元五年十一月勅於秘書省昭文館兼廣召諸色能書者充皆親經御簡後又取前資常選三衞散官五品已上子孫各有年限依資甄敘至十九年勅有官者爲直院

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修書院以秘書監馬懷素右散
騎常侍褚無量充使初置院經始皆無量處置至八年
正月以散騎常侍元行沖充使檢校院內修撰官初無
量奏前聞喜縣尉盧撰前江陽縣尉陸元泰前左監門
胄曹參軍王擇從武陟縣尉徐楚璧分庫檢校至六年
已後秘書丞殷承業右贊善大夫魏哲通事舍人陸元
悌右內率府兵曹參軍劉懷信胡履虛恭陵令陸紹伯
扶風縣丞馬利貞並別勅收入院二月
八年十月勅學士等入經三年已上爲年深若校理精

勤紕繆多正及不詳覆無所發明委修書使錄奏別加
褒貶
九年冬幸東都時集賢院四庫書總八萬一千九百九
十卷經庫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三卷史庫二萬六千八
百二十卷子庫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庫一萬九
千八百六十九卷至二十四年車駕還西京勅百司行
從皆令減省集書籍三分留一貯在庫者至天寶三載
六月四庫更造見在庫書籍經庫七千七百六卷史庫
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庫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七

卷集庫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二卷從天寶三載至十四
載四庫續寫書又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二卷
十三年四月五日因奏封禪儀注勅中書門下及禮官
學士等賜宴于集仙殿上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于此
宜改集仙殿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乃下詔曰仙者捕影
之流朕所不取賢者濟治之具當務其實院內五品已
上爲學士六品已下爲直學士中書令張說充學士知
院事散騎常侍徐堅爲副禮部侍郎賀知章中書舍人
陸堅並爲學士國子博士康子元爲侍講學士考功員
外郎趙東曦監察御史咸廣業左補闕韋述李鈞陸元
泰呂向拾遺毋煚太學助教余欽四門博士趙元默校
書郎孫季良並直學士太學博士侯行果四門博士敬
會直右補闕馮朞並侍講學士初以張說爲大學士辭
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欲以崇寵大臣景龍中修文館
有大學士之名如臣豈敢以大爲稱上從之
二十八年勅造書直及寫御書一百人
貞元四年正月勅減集賢寫御書一十人付史館收管
其年六月集賢院准六典有學士及直學士准集賢注

記外有校理待制留院入院侍講刊校修撰修書及直院等色類徒多等秩無異今請登朝官五品已上准六典爲學士六品已下爲直學士學士中取一人最高者判院事闕學士卽以直學士中高者充自餘非登朝官不問品秩並爲校理其餘名一切勒停仍永爲常式從之

其年五月十一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泌奏伏蒙以臣爲集賢殿大學士竊尋故事中書令張說中朝元老碩德鴻儒懇辭大字衆稱達禮其後至德二載崔圓爲相加集賢殿大學士其後因循遂成恆例伏望削去大字崇文館大學士亦准此勅依

八年六月十三日置集賢殿校書四員正字兩員仍于秘書省見任校書正字中量減秘書省所減官員便據數停之

十八年上問神策軍起置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乃召集賢學士蔣乂問之乂徵引根源事皆詳悉宰臣高郢鄭珣瑜曰集賢有人矣翌日制判集賢院事乂集賢院學士蔣將明之子其父常以兵亂之後圖籍澗雜乃

白執政請攜文入院編次於是宰臣張鎰署文爲集賢編錄

元和二年七月集賢院奏伏准六典集賢院置學士及校理修撰官累聖崇儒不失此制至貞元八年判院事官陳京始奏停校理分校書郎四員正字兩員爲集賢殿校理正字今諸校書郎正字並卻歸秘書省當司請依舊置校理官庶循名實且復開元故事又直官請減五人寫御書請減十人從之

其年閏十月集賢殿大學士中書侍郎平章事武元衡奏以廚料欠少更請本錢一千貫文收利充用置捉錢四人其所置請用直官及寫御書各兩員每員捉錢二百五十貫文爲定額即免額外置人勅旨已配捉錢人宜至年滿准舊例處分其闕便停不得更補餘依奏

太和五年正月集賢殿奏應校勘宣索書籍等伏請准前年三月十九日勅權抽祕書省及春坊宏文館崇文館見任校正作番次就院同校其廚料請准元勅處分事畢日停從之

開成元年四月集賢殿御書院請鑄小印一面以御書

爲印文從之

大中六年正月校理楊收逢侍御史馮緘與三院退朝入臺收不爲之卻乃追捕僕人笞之時宰臣大學士馬植論奏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也

崇元館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三日於元元皇帝廟置崇元博士一員令學生習道德經莊子文子列子待習業成後每年隨貢舉人例送至省准明經例考試

天寶元年五月申書門下奏兩京及諸郡崇元館學生等准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制前件舉人合習道德南華通元沖虛等四經又准天寶元年二月十日制改庚桑子爲洞靈眞經准條補崇元學生亦合習讀伏准舊制合通五經其洞靈眞經人間少本近令諸觀尋訪道士等全無習者本既未廣業實難成并通元沖虛二經亦恐文字不定元敎方闡學者宜精其洞靈眞經等三經望付所司各寫十本校定訖付諸道採訪使頒行其貢舉司及兩京崇元學亦望各付一本今冬崇元學舉人望准開元二十九年勅條考試其洞靈眞經請

待業成然後准式從之

二年正月十五日改崇元學爲崇元館博士爲學士助教爲直學士置大學士二員天下諸郡崇元學改爲通道學博士爲學士二月四日以門下侍郎陳希烈兼崇元館學士

其年二月十二日勅兩京元元宮及道院等並委崇元館學士都檢校

貞元六年十二月給事中盧徵奏太清宮崇元館元置楷書三十人寫道經已足請不更補置勅旨依奏